

河北隆化县发现契丹节度使印

隆化县文物管理所

1977年,我所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征集到“契丹节度使印”和“金”字人形铜押印各一方,现介绍如下:

两方印出土于同一地点,即我县的韩吉营西沟大队。该地位于隆化镇东北深山中,两印出土于当地群众称为大旗顶的一座山峰东侧的深谷尽头。谷底乱石堆积,灌木丛生,是人迹罕到之处。1960年,社员在谷底开荒地时掘出一颗“金”字人形铜押印和两把锈蚀严重的铁剪。铁剪当时即被扔掉,印保存了下来。1972年,另一社员在该地放羊时,在押印出土地点北侧约三、四米的灌木丛中,发现了暴露于地面的“契丹节度使印”,1977年两印同时被征集到我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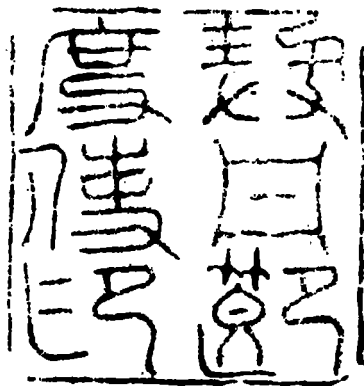
契丹节度使印(图一) 铜质,鎏金,通高4.3厘米,印面近正方形,边为6.5×6.0厘米,印文为阳文篆体“契丹节度使印”六字,字分两行,行三字,笔画粗细一致,上下宽窄相同,入刀深约0.3厘米。印面四周单边框,宽窄与印文笔划相仿。由于磨碰,边框稍向内卷曲。

印背呈覆斗形,坡度很缓,四周斜面上刻有四只狮子图象(图二),神态姿式各不相同。边缘处由于磨损,部分纹饰已不清晰。

印背中间,突起一弧形二层台,上铸一头蹲坐的狮子为纽。狮身高为3.0厘米。头稍昂,眼平视,嘴微合而露齿,胸前突,尾下垂,置于右后侧。造型生动,刻工极为精致。

印体除边框稍有损坏外,基本完整。鎏金则大部分脱落。印的造型,秀丽而稳重,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金”字人形铜押印(图三) 铜质,通高5.6厘米,印面长方形,边长2.3×1.9厘米,窄边,中间铸有阳文“金”字,体近隶书,第三笔因锈蚀少有短缺。印面文字风格与契丹节度使印相同。印背铸有一立姿铜人,方脸,宽平额,蓄长发向后梳,头顶有一前尖后宽的长方形突起物。身着圆领长衫,扎腰带。左臂肘弯成90度角,手托一方形物置于左胸前下方,右臂肘微曲下垂,手执一束不明物。膝微曲,两足着靴。作工虽较粗糙,但线条流畅,神态自然。



图一
契丹节度使印及印文拓片

关于两方印的年代,我们断为唐印

“节度使”作为职官名称,始于唐景云年间(公元710—711)。此后,五代、宋、辽金都曾沿用这一职称。观察印文,还保留着早期印章用于封泥的特征。与《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之唐代印文对照,不仅风格相同,其“使”字和《集存》中“奉使之印”之“使”字,若出一人之手。覆斗形印背,是汉魏印章造型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唐代官印的习用形制而为辽、宋以后所不见。契丹节度使印尺寸的大小,也合于唐制。作为印纽的狮子,其造型与现存于咸阳唐顺陵石狮和乾县唐永泰公主墓的石狮极为相似,表现了这一时期的刻作风格。

又隆化一带,唐时是奚族居地。据新、旧《唐书》

记载,唐“常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及契丹两蕃使”。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幽州节度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在今滦平县北境,与隆化相邻处,“唐置墨斗军,使御捍奚界”。唐在征讨奚、契丹中,曾几次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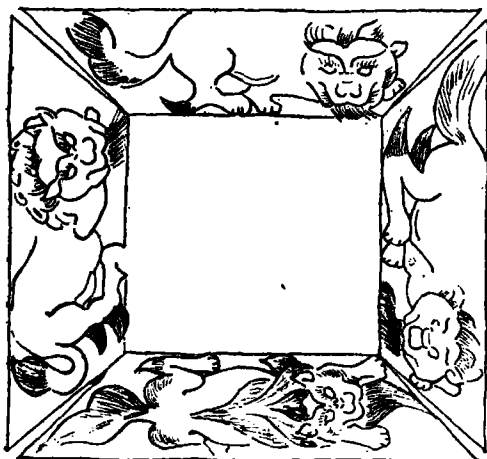


图三

“金”字人形铜押印及印文拓片

到惨败,天宝十年安禄山率兵六万征契丹大败,“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余骑逃走”。“史思明逃入山谷近二旬”。契丹与奚,也曾多次被唐军打败。隆化地处要冲,印的出土地点经调查后未发现任何遗址和墓葬,因此这两颗印很可能是在战争中所遗落。至于“契丹节度使”一职,不见《唐书》记载,可能与该职称存在时间短暂有关。

(李柏龄)



图二

契丹节度使印印背纹饰

(上接 427 页)

得略逊一筹。不过,使用大量图版,使妇好墓出土的这批珍贵文物集中而形象地捧到了读者的面前,读时真有目不暇给的快感。但是,报告所附的 110 张插图中,除 71 张墨拓和 8 张遗迹图外,器物插图只有 31 张,显然是很不够的。众所周知,考古插图在进行形态的比较研究或其它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报告中提到对该墓出土的 81 件青铜器标本进行了合金成份的分析;对纺织品的品种、玉石器的质

料也请有关方面作过鉴定,并在多处引用了鉴定的结果。可惜报告编著者未能把这些鉴定书和分析报告一并收入,这既不利于读者查找,也影响到报告的完整性。

《殷墟妇好墓》不失为一册较好的发掘报告。编著者在较短时间内整理编写了报告,并及时交付出版,也由于出版单位的努力,得以较快地和读者见面。这对广大读者来说,当然是无比高兴的。

(魏勤)